

北京茉莉與香港奶茶

香港是一個中西文化薈萃的城市，百多年來南轅北轍的東西方文化，在這裏融匯貫通成自家的文化，不少港漂、居港外國人鍾情的港式絲襪奶茶就是當中的佼佼者。《街角的老北京》分析了北京人情有獨鍾茉莉花茶的原因，並道出兩家百年老號茶莊，如何在互聯網時代不斷革新，積極開拓海外市場，甚至成為網紅店，成功俘虜年輕人的心。

梁學慧

茉莉花茶一直深受國人喜愛。一九九七年回歸儀式上，中國軍樂隊演奏的第一首樂曲便是江蘇民歌《茉莉花》，似縷縷花香繞維港，美不勝收。而《街角的老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二〇二〇年十一月），道出了「北京茉莉」獨特韻味。

書中分析了北京人情有獨鍾茉莉

花茶的原因：北京的水以苦水居多，而茉莉花茶帶有的香氣可以去除水的苦澀。書中還介紹了鮮為人知的典故：清代宮廷為了喝口「茉莉雙龍」還配了專用的「萬壽無疆」明黃官窰蓋碗，從那時起茉莉花茶就作為禮物送給來訪的外國使節。這也使得北京

的活力：始建於清光緒二十六年的京城著名老字號張一元茶莊，上世紀末改制為有限責任公司，積極開拓海外市場，使得老字號張一元蜚聲海內外；以經營茉莉花茶為主，創立於清光緒十三年「中華老字號」吳裕泰，名列「網紅小吃」，成功圈粉年輕人。

多見識才能有共識

我由此想到香港的奶茶，改良自英國人下午茶飲用的紅茶奶茶。聰明的港人使用較為便宜的紅碎茶、罐裝的淡奶，製造出接地氣的港式奶茶。二〇一四年，足足六道工序、保證奶茶中保留茶葉的濃厚港式奶茶沖製技藝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北方人，從小看着周圍人都喝花茶，就誤

以為茉莉花茶是北京特產，其實花茶的老家是福州一帶；來香港工作後，在茶餐廳裏喝慣了的絲襪奶茶，居然想不出它與英式紅茶是同源。

其實，我等港漂又何嘗不是一杯遷移過、改良過的茶。在北方扯着嗓子隔空喊人，來香港要輕聲細語、盡量不打擾別人；在香港，一個亞裔面孔開口說英文或法文或日文司空見慣；在北京，一個金髮碧眼的老外普通話兒化音說得比你還標準……北京有北京的好，香港有香港的好，多見識才能有共識，增學識才能受賞識，讓我們把大家的好，都加在一起，攜手共建祖國的美好山河，讓祖國明天更美好！順便說一句，最近，吳裕泰老字號出了「茉莉奶茶」，有機會我們一起去「嘆杯茶」呀。



▲《街角的老北京》道出了「北京茉莉」獨特韻味，書中還介紹了很多有關茉莉花茶卻鮮為人知的典故。

生命的綠野 永恆的情懷

香港華菁會成員、青年作家 趙陽

四十年前，我出生在中國東北的一個邊陲小城——那片綠野上。有人說，它位於科爾沁草原的邊陲，綠得大氣；有人說，它是國家戰略儲備的糧倉，綠得富饒；也有人說，它有亞洲最大的兵器試驗中心，綠得神聖。對我來說，初春裏街心花園悄悄探出頭的淺綠、盛夏裏科爾沁大草原一望無際的鮮綠、嚴冬裏松柏蒼翠無所畏懼的深綠，以及軍營裏生生不息的橄欖綠，一點一滴地融入我的生命，把綠野對我的滋養哺育和我對家鄉的最初認知，鑄刻在我生命的年輪上。

父親說，有綠色就有希望。父親是軍人，也是作家。我的文學啟蒙，來自於他的教誨。讀小學時，《人民文學》《十月》《散文》是父親書桌上的常客。我經常在做完功課之後，溜進父親的書房，在這些文學雜誌裏醉心遨遊。小城的文化部門創辦了一本文學雜誌《綠野》，是季刊，父親也很喜歡。他告訴我，一個城市，擁有一份純文學雜誌，是極其幸運的，「《綠野》，就如同這個城市的綠色，承載着這片土地的人文、精神和希望。」這對於我深刻地理解文學的意義、更好地接近文學，有着深遠的影響。

父親常用藍黑色的水筆，在報刊的精彩段落旁寫下自己的評論和感受，並拿給我作為課餘的閱讀。他還曾說，待工作不那麼忙了，也有了心境，一定寫一篇關於「橄欖綠」的小說，投給《綠野》。我明白當時父親的「忙」：

八十年代末，父親在部隊裏負責政治宣傳工作，絕大部分的精力都必須首先要確保《解放軍報》的供稿，而且還必須要完成《解放軍文藝》《西南軍事文學》等一批軍內文學期刊的指定創作。那些年，父親每年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日子，要深入兵器試驗的最前線，一邊採寫新聞，一邊積累報告文學的素材。所以，直到父親突然因公犧牲，我也沒能給《綠野》寫成稿子。那時，我剛剛初中畢業。

父親生命裏的這個無聲的缺憾，讓我想起來就有些黯然神傷。十七歲那年，我離開家鄉，一晃二十三年過去。我告別兒時的綠野，到西南蜀地求學，到海上之都工作，到東方之珠定居。這二十三年間，我一步一步走過學生時代，做過大學老師、記者編輯，如今成為一名專欄作家，發表了五百餘萬字的作品，有些還被推介到了海外。每每想到這些，我就越想念父親，懷念家鄉，感念那片綠野賜予的生命的萌動、寫作的靈感、生活的希望。我常常問自己：倘若我不是生長於那片綠野，倘若沒有綠野的滋養和啟蒙，我會是今天的自己嗎？走得越遠，對「根」的思念就越深。

去年夏天，當我在港島的家中，終於布置好屬於自己的書房，又一次地想起了父親和他的書房——我兒時文學啟蒙的搖籃。書桌上，《香港文學》《城市文藝》……透過它們，我似乎又回到了童年，看見了慈愛的父親，笑吟吟地對我說：「有綠色就有希

望」。我猛然發現：多年來，我用心寫作、努力生活、潛心積累，或許正是為了等待有朝一日替父親完成他當年的心願。

這個四月，我到港後的第一本散文集《香江記趣》終於付梓。我想，父親一定會知道，也一定很欣慰。人生總有很多缺憾，但於血脈的延續中，我們總能完成很多彌補、擁有更多的發現、體味到更深刻的哲理。那片綠野，教給我的，是文學的啟蒙、家國情懷的激盪，是親情的浸染、故鄉的眷戀，讓我即便遠走在千里之外，也能夠收穫生命的綠、天空的藍。

母校邀請我給學生們做一次寫作講座。我想，我一定會告訴他們：請珍惜和感恩你生命中的那片綠野。



▲筆者第一本散文集付梓，令他深深感受到人生總有很多缺憾，但於血脈的延續中，我們總能完成很多彌補、擁有更多的發現、體味到更深刻的哲理。

前進奮鬥是真正的活法

張紀澤

《暴雨驕陽》作為斬獲奧斯卡最佳原創劇本獎的電影，稱得上是以青年教育為主題的經典之作：基廷作為貴族學校威爾頓的一名新教師，通過「離經叛道」的教學方法，在威爾頓學生長期被窒息的心靈中引發了一場地震。「死亡詩社」也得以重現。然而好景不常，學生尼爾在《仲夏夜之夢》演出結束後，選擇用手槍讓自己逃離父親的高壓掌控，魂歸天國。學校也趁此機會，開除了「叛逆」的基廷老師。最後，同學們紛紛站上課桌，滿眼尊敬地目送恩師離開。

在我看來，這部電影的成功，正在於其浪漫主義的手法下，引發人們對教育的重新審視。我們能在許多關於教育方法、教育模

式、乃至教育意義的討論中看到這部電影的影子。幸運的是，當今的教育，也正從美育、德育等方面，塑造與時代同發展的新青年。鼓勵學生進行詩歌創作，解放被禁錮的審美觀，陪學生們在操場上奔跑打球……基廷老師即使經歷了錯誤教育方式的毒害、錯誤思潮的迫害，他也沒有被所謂的普世價值同化，反而進一步看清了人生的意義。於是他在榮譽室中向學生們低語，在教室中帶領學生們高歌，在台下為學生們喝彩……

人生應當如何過？基廷給了我們答案：「念詩，直至死亡」。學生們也正是領悟到這一點，才重新創辦了死亡詩社，為了初心與夢想。群像化的描寫，並沒有掩蓋學

生們獨特的個性，詩歌朗誦、午夜集會乃至最後面對夢幻滅時的不同反應，都從多個側面使得學生們的形象飽滿立體，也使得最終的情感宣洩變得合理自然。出色的人物刻畫，讓這部電影瀟灑了說教的「苦味」，卻不影響觀眾汲取其中的營養。

在你迷茫的時候，在你困頓不知如何前進的時候，不妨在心中重溫《暴雨驕陽》，即使前路未知，即使長路漫漫，選擇屬於青年的活法，為了那些值得耗盡一生的夢想去奮鬥、去實現——這往往又超越了個人，與社會、與國家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念詩，直至死亡」，為了心中的那份執念，前進奮鬥，才應該是青年真正的活法。

沉思往事立殘陽

范湘鴻

拿到《晚明風月》（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六年），完全沒想到，它竟會令我魂不守舍、悲欣交集。作者王鶴用她悲天憫人的筆，將晚明時期那段歷史和歷史中的大小人物娓娓道來，無論是女人還是男人，名伎還是名士，王孫還是皇后，都寫得那麼體貼——好像隔了幾百年明清興代的烽煙戰火，他們仍如她的兄弟姐妹，父兄孩兒一般。他們的風光，他們的失意，他們的身若飄絮，他們在戰火中的流離顛沛，甚至他們那試圖改變命運的小小的野心，以及家世敗落後的不堪，讀着都讓人又溫暖又心酸。文章精妙固然而不易，史料嚴謹也非一日之功。而我以為，心懷悲憫是更難的，它需要更寬的視野，更大的胸襟，能容下與自己的見地不同的生活選擇，才會有筆底自然流露的慈悲。這是我敬重這本書的重要原因。

人在歷史中，就如黃葉在秋風中，輕輕地就飄落下來，輾落為塵。名士美人俱往矣。透過《晚明風月》，我們得以穿越歷史的塵埃，重睹了他們當日的美好和芬芳：董小宛的痴、柳如是之烈、李小大的奢、顧眉的柔、卞玉京的忍——每個女子的風度氣質都躍然紙上，彷彿從時光的深處款款行來，俏生生地和我面對面，或低眉淺笑，或豪氣干雲——這是一種很奇妙的復活的感覺。

書中的秦淮諸艷，從小受到良好的文化薰陶，琴棋書畫皆通。她們是畫家、詩人，歌唱家和演奏家。在那個婦女只能居於深閨的年代，她們是少有的能進入社會生活、廣

泛交遊官商士子的知識女性，與她們交遊的，也多是當年的文壇巨擘、文化大家。名姝與名士的交遊和婚姻，好像那個時代的璀璨群星，點亮了中國文化史的天空。

「晚明」，正是江南文化繁榮的時代，資本主義開始萌芽，個性與自由開始萌動，然而甲申之變、乙酉之變，令江南的弦歌絲竹化作戰馬嘶鳴，江南的繁華奢靡化作血肉橫飛。在戰火紛飛、鐵騎屠城中，能活下來已是幸運。《晚明風月》中那些驚心動魄的戰爭描寫，常讓人想起杜甫的《三吏三別》和曹操的《蒿裏行》。我在想，作者在寫到這些場面時，一定心如刀割，特別是戰亂中的婦女——她們不僅隨時可能喪命，還時時可能被凌辱。戰亂中的秦淮諸艷，因為聲名遠揚，更添了許多驚險和無奈。在這樣的國破家亡、山河易色中，好些平日裏敲琴吹簫、吟詩作畫的女子，竟然在命如累卵的明末亂世中，巾幗不讓鬚眉：馬嬌跟隨夫君矢志抗清、慷慨赴死；董小宛甘願隨着丈夫過着顛沛貧困的遺民生活；柳如是國破時欲投水自盡；卞玉京身着道服以明志。她們綻放的志節與風骨，讓那麼多鬚眉男兒，也自愧不如。

「誰念西風獨自涼？蕭蕭黃葉閉疏窗，沉思往事立殘陽。被酒莫驚春睡重，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只道是尋常。」讀完這本書，納蘭若容的詞從心頭湧湧而出。也許，這首聞名遐邇的悼亡詞，也可看成作者對歷史的悼亡。我以為，它可以作為這本書最好的註腳。

親情的力量

何明銳

不到一個月票房即超過五十億元人民幣，電影《你好，李煥英》究竟有何魅力？上月底此片在香港院線優先場放映，我第一時間前去一探究竟。

電影劇情並不繁複：一個從小到大都不夠優秀的女兒，無意間穿越時空回到過去，遇到自己年輕時的母親，便想努力改變過去發生的事，讓母親過上更幸福的生活。

時空穿越是電影中常用的設定，對於《你好，李煥英》而言，真正的內核是電影中處處流露出的母女情。電影中有一句台詞令人印象深刻，「從我記事起，媽媽就是中年婦女的样子，所以我總忘了，媽媽曾經也是一個花季少女」。現實生活中，導演賈玲心中總有一個遺憾，沒能讓意外離世的母親看到自己現在的成就，沒能讓母親過上更幸福的生活。正因為這份無比真摯的情感，讓電影的表達處處透露着細膩：內地北方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鋼鐵廠，需要用票券才能買到的黑白電視，街坊圍坐露天廣場觀看的女排大賽，每個場景都隱藏着導演的執念、再現了心目中那個花季少女時代的母親，而「這世間所有的母親，最大希望就是兒女能健康快樂」的反覆表達，也和觀眾產生了最強烈的共鳴。

前四分之三的劇情，觀眾都是以女兒的



▲導演賈玲在電影《你好，李煥英》中反覆表達「這世間所有的母親，最大希望就是兒女能健康快樂」的信息，令觀眾產生了強烈共鳴。

視角帶入，一起穿越到過去經歷一連串啼笑皆非的趣事，結尾的反轉突然給觀眾提供了另一個視角，使整部片情感得以昇華，先前開懷大笑的觀眾禁不住淚如雨下。

香港觀眾或許會擔心，這部片所講述的那個時代太遙遠，難以體會。其實完全不用擔心，正如《歲月神偷》一家四口的相守相伴，《天水圍的日與夜》柴米油鹽中的平凡母愛，親情的表達總是共通的。四月八日，此片將在香港正式上映，有興趣的朋友請和家人一起，在母親節到來之際，到戲院去感受親情的溫暖和力量吧。